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御香縹緲錄 第四回 鐵路官員

其中有一輛車是我們可以不必注意的，因為它實在是毫無可以值得我們注意的東西。那就是一輛專供各個工役堆放衣箱，網籃，鋪陳等等雜貨的車子。但是這車上，卻老是有人在忙亂著，因為每當這些工役們發現自己所穿的宮袍已滿沾了煙煤油垢的時候，他們便到這輛車上來更換新的。但是我可知他們是否可以隨時來更換，不是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內更換。我曾經在那車上穿過好幾次，卻並不見有人在換衣服，也沒有人來阻擋我。雖然我是已經得到了太后的特許，盡可隨意行走，然而我想他們一定也有一種秘密的暗號，待我走到那裡的時候，他們便特地讓讓，待我走過之後，再開始更換他們的衣服。在這輛工役雜貨車之後，另有一輛車，裝著一群很特別的人物，那便是京奉鐵路上的一班官員；關於他們，倒很有些文章可寫。也許是因為他們太庸碌得可笑的緣故，或者是因為他們足以代表滿清官場的腐敗的緣故。

雖然他們的名義是「鐵路官員」，其實他們根本不能辦什麼官事，他們對於京奉鐵路，除掉坐享厚利之外，便不能有別的作用了。這一次，他們之所以隨駕同行者，一半固然是因為太后誤認他們對於鐵路有特別的學識，想要他們來照管行車，保護安全的關係；可是還有一半的原因，乃是他們自己想借這個機會，再弄些額外的進益。所以說，在這一列御用火車上，他們是最特別的一群！

這一群鐵路官員，當然也有一個領袖。他當然是一個穿著十分富麗的公服的人，他的名字是孟福祥。一個儀表很軒昂，地位很重要的人；到少，他自己是這樣想。京奉鐵路的大部分收入，便是他一個人享受的。然而在事實上，他簡直不辦一事。

但是也幸而他不能辦一事，因為他對於管理鐵路的學識，真比一個小學生所知道的還少；如果他妄喜弄權，竟親自辦起事來，這條鐵路那就真正的糟了！他雖不辦一事，卻也不得空閒，因為他整天是在忙著打算怎樣撈錢。

現在再說這些官員在車上管的是什麼事情呢？他們的第一件任務，便是督察方才我所說過的那三個司機，四個火夫，還有別成一隊的六個司閘夫。這些官員，便用來監視他們的服務。

孟福祥把這些官員分成幾個小組，每組兩個人。有一組就派在那機關車上專門監視那三個司機，和四個火夫；看他們有沒有做錯什麼事情。但是，天哪！就是那個司機把火車開到了軌道外面去，他們也不知道咧！

不過，因為他們畢竟是官員的關係，他們所發出去的命令，那些工役們無論如何，總得服從。譬如他們吩咐一個司機或火夫要怎樣怎樣做；司機和火夫便至少要動一動，雖然他們要望左邊動，司機和火夫盡可望右邊動，因為他們都是極呆笨的！

但是卻不能不動。

這些官員最注意的事情，倒並不是火車行駛的速率是否適當，鍋爐的火力是否充足，他們只是牢牢地看清楚每個司機或火夫，不讓他們私自坐下去，以致違反太后的命令，他們只要不見車上有一個人私自坐下，——包括那在煤堆上鏟煤的丁火夫——也沒有一個司閘夫私自在這些黃色的車頂上走動，他們的任務便自以為完滿了。可是，就是這樣一些很簡單的任務，他們也已累得夠了；因為他們必須時刻不離的監察著，而且又不能坐下去。

這裡，讓我再告訴你們幾段比較詳細的情形。

孟福祥當然也有一兩個重要的助理人員，雖然他自己根本一事不辦，將教這些助理人員何從助理起呢？但他既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高級官員，照例總得有幾個助理的人。而這些助理他的人，也另有助人帶著。所以他們的一群是很多的。這種情形，在滿清的官場中已成了幾百年來無可轉變的習慣。每當一個人得到了一個可弄大錢的官職之後，他照例必須將他戚族中所有的男性，一起帶去，站他們分踞各個重要的助理人員的位置。所以，如果要望這些人拿了錢真能替國家或人民辦些事情，那真和要雄雞生蛋一般的不可想了！

孟福祥——現在已死去多年——當時便是京奉鐵路的局長。他所做的事情，卻只是銀錢的進出而已。雖然在表面上他是皇太后所委派的，但是如果有人抓住總管太監李蓮英，用兇猛的刑罰，勒逼他說實話，我們就可知道孟福祥的位置，完全是他化了巨額的運動費，向李蓮英買下來的。

所以，這個局長的位置，對於孟福祥是絕對不配的。他簡直是一個完全無用的傀儡。讀者請注意下面，就可以相信了。

因為太后急著要知道一些關於火車的學識，便派人去把孟福祥召了來，他一來，當然是先恭恭敬敬地磕了頭，磕罷頭，雖然站了起來，卻不敢抬頭，眼睛老是看著地板上，靜候太后詢問。

「究竟是什麼東西使這輛火車行動的呢？」太后的第一個問題。「回太后回老佛爺，」孟福祥是有口吃病的，因些他的說話是很慢，而且斷斷續續地不能連貫。「就是車上這些工役們把火車開動的！」

「這還怕不知道嗎！現在，只要問你，他們究竟是怎樣把火車開動的？」

「奴才該死！奴才不知道！奴才不不不敢妄回！」

「記得在前一站的時候，」他的答覆雖然是這樣的令人失望，可是太后偏要問他。「為著一件什麼事情，我們的車子曾經住後面退過，你現在就告訴我，何以這些車輪既能望前面滾，又能望後面滾呢？」

「奴才才知知知道！回太后！這是那司機的人弄的！」

「那末，他們又是怎樣把這個車子停下來了呢？」

「回太后！六個人從車上跳下來，奔到最後的那節車子裡去，抓住了那個輪盤，只要他們盡力的抓住，這個車子就停下來了！」

這個答覆，也許比較孟福祥他自己所想的倒來得準確一些；因為他自己總以為那些司閘夫一定是硬生生地把這列車拉住的。

從上面這一番問答看來，讀者也許要問，那末要在滿清政府統治下當一個鐵路官員，究竟是憑什麼資格的呢？答覆是非常的簡單。只要能出錢買，就是夠資格了！至於他們怎樣能幹下去，那只要有圓活的手段，便行了！譬如象我的二哥勛齡，他是充著一個鐵路監督；但是他所監督的是什麼事情呢？不但我不知道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！他之所以能得到這個位置的緣故，僅僅乎因為他是一個在法國某某陸軍學校畢業的留學生而已。

表面上看來，皇太后不但時常受伊的朝臣的蒙蔽，就是關於鐵路部分的官員，似乎也欺騙得伊很厲害。其實伊何嘗不知道，伊不過佯若不聞罷了！因為這些人對於伊，也象宮中所有的一切繁文縟禮一樣的不可救藥；乃是伊所不得不忍受的。但是我可以下一個斷語，憑我在宮中所得的經驗而言，皇太后對於伊的臣下的種種特性，如自大，虛榮，作偽等等，可說是無一不知道，而且是知道得十分的確切！

當我們在看伊和孟福祥說話的時候，我們相信伊那時的心上，只有兩個念頭：一個念頭是把他攆出去，永遠不要再見他；一個念頭是當著他的面笑他。可是伊也知道如其真把孟福祥攆走了，後來接替他的，也許更加的不堪。那末笑他吧？也不行！因為皇太后的尊嚴又是伊所不能不維持的！

在車子上，每天雖然不設朝，似乎是休假的日子；但是一切的禮儀，卻還得照舊維持。只有我們這些充任女官的比較還幸運一些。因為我們如果發現了什麼可笑的事情。心上想笑的話，只須回到我們自己的一輛車上去，就可以大笑而特笑了！